

时光不负爱情 我不负你

米娅◎著

时光在走，脚步无可停留。

错过的风景会过期，路过的站台回不去。

幸好，一路有你。

文艺作者米娅倾心书写
关于时光、爱情、勇气的情感宣言

文艺出版社
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时光不负爱情 我不负你

米娅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光不负爱情，我不负你 / 米娅著. — 南昌：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2018.3
ISBN 978-7-5500-2640-7

I. ①时… II. ①米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09571 号

时光不负爱情，我不负你

SHIGUANG BU FU AIQING WO BU FU NI

米娅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出品人	刘运东
特约监制	王兰颖
特约策划	马春雪
责任编辑	袁 蓉
特约编辑	马春雪 张盛楠
封面设计	璞茜设计-李婷婷
封面插画	MORNCOLOUR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
开 本	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	8
字 数	177千字
版 次	201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640-7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：05-2018-26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：0791-86895108

网 址：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米娅

原名周颉雅逸，现居欧洲。新锐畅销书作者，韩寒「ONE·一个」最具潜力作者，简书热门作家，豆瓣、微博大咖。文章被清华南都、悦网美文日赏、微小说等知名微信公众号竞相转载。先后参与各大公众平台多本热门合集的写作，并被各大公众号收入经典文章合集。

已出版畅销书《我们始终独自行走在这个世界》《世界那么大，还是遇见你》《因为你，我才喜欢这世界》《对的人，终会在岁月里相遇》《平行世界的我们》，布拉格故事集《枕边的波西米亚》等。



官方微博：@酷威文化

投稿邮箱：kuweivh@sina.com

影视版权合作：875501119@qq.com

出版人：姚雪雪

出品人：刘运东

特约监制：王兰颖

特约策划：马春雪

责任编辑：袁蓉

特约编辑：马春雪 张盛楠

封面设计：璞茜设计 - 李婷婷

封面插画：MORNCOLOUR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前言

///

当我写下这些往事的时候，欧洲的冬天眼看要来临。大雨滂沱的黄昏，我坐在车里等待一个漫长的红灯。抬头是道路两旁清冷的悬铃木，低头是阴郁的水洼跟满街数不尽的落叶。而我，望着正前方频频闪烁的转向灯，被生生困成了一座孤岛。

早几年的时候，我曾迎风跨浪，手握藏着刺刀的蜜糖，走过四海八荒。我的裙底藏着江河湖海，眼中渴望着草原茫茫。我宁愿赤脚也停不下反复奔走，热血在体内暗涌，时刻期待着爱上与被爱上。

我想让所有人遇见我，让见过我的人记住我，描述我。让他们说我不羁，说我轻狂，说我微微蹙眉便倾城倾国，说我伤感起来简直忧郁得不像话！

我的双腿奔走在路上，眼睛渴望着远方，乘列车穿过荒漠雪原，从塞北到南国；搭航班扶摇而上，横跨山川大洋。

我在海洋与沙漠之间苟延残喘，在山峰与泥沼之间惴惴不安。

爱过一些人，也被一些人深深爱过。渐渐地，被一种奇妙的感觉充满，像是被温柔的泡沫缓缓包裹着，牵引着，慢慢越过一切恐惧与障碍。甚至于，那些被孤单划开的伤口也在时光轻柔的触摸下日渐痊愈。

我看着我自己，浑身闪着耀眼的光。

而你——

是否也曾期待着一场人生的遇见？期待一个心甘情愿守在爱情里伺机而动的亡命之徒？想象这红尘之间有那么一个人，能够完全透彻了解你，看光你的劣根性，你的阴暗面，你埋在温和表面下的偏激跟歇斯底里，以及被快乐掩盖掉的丛丛忧郁。

兴许你曾陷入孤独，将自己在遥远的异国城市越藏越深。而也正是这种难以

消融的孤独，令你的青春看上去比任何人都要漫长。

兴许你曾热衷于逃离，去一些陌生的沿海城市，或者遥远的沙漠边镇。被深刻的寂寞煎熬，向路过的人们急切表达出一万种异样的低迷，然后挤眉弄眼的甲，渴望路过的乙，毫无状态的丙，又总是能够那么轻易而准确地读懂你眼中流淌过的情绪，然后用一场旅行的时间，陪你走尽人生所有的路。

兴许你是那种只要对方抛出一个诚挚眼神便肝胆相照的姑娘，那种对方要七分便将整颗心都掏出来拱手相让的姑娘。因此你总是伤得最惨，却也爱得最真最兴。

这些年，路过一些城市，穿过大街小巷。看过感人肺腑的赤诚，看过缠绵悱恻的拥抱，看过相顾无言的重逢，也看过雨恨云愁的别离。

我们常常忙碌到呼吸急促，没空留意城市间的车水马龙，甚至连爱欲都只是浮光掠影，对理解就真的没那么多诉求。后来，也渐渐意识到痛苦并不会因为谁的理解便活血化瘀，真正的懂得，是物以稀为贵。更何况人人都是绝缘体，各有星辰暗月，又怎会全然明了？

爱情形态万千，你追我赶是爱情，缠绵悱恻是爱情，含恨放手是爱情，至死不渝是爱情。

纵然世间有千万种相遇，可一个转身，我却偏偏遇见了你。

一个人会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，且对此上瘾；而两个人会渐渐适应彼此的交流方式，且乐此不疲。

最后，谨以此书，献给在爱情中满怀孤勇、浴血奋战的你，也献给在人生道路上无惧无畏，披荆斩棘的你。

愿你有情人，终成眷属；愿你野心勃勃，来势汹汹，一生都犹如困兽之斗。

愿每一个在感情道路上乘风破浪的你，能够放肆欢呼、尽情落泪，爱是携手一路仁至义尽，行至穷途也望你一生平安喜乐。

何必去管一片海有多澎湃，只要心生欢喜，就飞奔上前尽情拥抱！未来大浪滔天，索兴往事可作帆。岁月迢迢，前路漫漫，唯愿在此后波澜壮阔的日子里——

时光不负爱情，我不负你。

C O N T E N T S 目 录

你有你的烈酒，我有我的江湖 // 001

最后的爱情陪跑员 // 023

爱你的样子很倾城 // 039

你好，我的情场终结者 // 057

摩洛哥爱情故事 // 077

钟小姐奋斗记 // 099

爱你就是与你为邻 // 119

岁暮将至 // 133

愿你精致到老，不减风骚 // 155

无人陪你感人肺腑，那就酷到刀枪不入 // 173

来自 3.8 维的男朋友 // 193

失忆少女勇闯布拉格 // 213

余笙有你 // 231

///

你有你的烈酒，我有我的江湖



他们目光灼灼，他们感人肺腑，
那两道贯穿始终的电流，
像是要执意温暖这段岁月深处一切一切的流离失所。

在我所有认识的朋友中，袁牧也是唯一一个大学毕业后选择自主创业的男生。

他有一间日式料理店，取名“蘑菇家”，不是那种很地道的日本料理，有时候甚至售卖薯条、汉堡或者明虾沙拉。可食材新鲜，味道正宗，前来光顾的大多都是回头客。

餐厅在城市中唯一一座福音堂的一楼，下午五点开门，摆好桌椅布好场，一旦夜幕降临便被打回原形——酒吧，卖生啤跟好喝的烈酒，最有名的应该是加了糖浆的 Mojito。

营业到凌晨两点半，收摊打烊，然后老板娘驱车上路，将酩酊大醉的朋友们挨个儿送回家。

牧也总会给朋友们打折，也给朋友的朋友打折，好像餐馆不是他家的。

像是冥冥之中约定俗成，餐馆整日外卖，不打电话前去往往扑个门闭楼

空。朋友们屡屡提议，怎么着也在门上贴张告示吧，可牧也摇摇头，解释说，来的都是朋友，小店口口相传，新客要真的有心，自然想方设法打听得到。

老板娘郑屿安算是我认识的朋友中数一数二的大长腿，听说父辈来自遥远的巴音郭楞。

要知道，像我这样的霍比特星人，只乐意跟腰长腿短的小矮子们交朋友，我们的嫉妒心简直就是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。

有好几次跟姐们儿粒粒文逛街，看着擦肩而过的那些身材曼妙腿长腰细的小美人，粒粒文咬牙切齿地跟我说：“在唐代，像她们这种身材的人，都会被打断双腿、挖掉双眼，捆起来做拴马桩的！”

她眉飞色舞地讲着，我挽着她的手臂，听得毛骨悚然，瞠目结舌。

其实郑屿安跟我们一伙儿人并非幼年相识，情谊深厚，她最初也不过是众多食客中的一个，经常光顾，每周四回，一三五七。她一般都来得很晚，店里基本上都没什么人了。

那是很多年之前，大家都还眉眼青涩的时候。彼时，“蘑菇家”仅仅是一间规规矩矩的居酒屋，虽然味道不正统，可清新的日式装修风格在这座准二线城市也称得上仅此一家。

我当时已经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十八线小作者了，写不出字儿的时候，就整日泡在“蘑菇家”，跟牧也眉来眼去，拼酒拼茶。

我跟袁牧也向来以兄弟相称，走路的时候喜欢将手臂搭上他的肩。朋友

屡屡调侃说：“你俩也别称兄道弟了，多累啊，不如做夫妻来得利落。小妞儿你下嫁给他啊，有店有酒，起码一辈子不愁吃喝，闲来无事的时候你就坐在落地窗边看朝阳看日落看帅哥，说不定还能撞上几段露水情缘呢！而咱老袁也不吃亏，有故事有美色，未来的某天再靠你出本自传，将来说不定还能名留青史呢！”

对座儿的几个男生听后激动得恨不得抄起桌椅板凳，我佯装出又哑又聋的样子起身给大家端瓜子酒水，而桌子那头的袁牧也正不动声色抿着笑，将那副紫砂茶壶嘴儿嘬得“吱吱”作响。

有次郑屿安像往常一样来店里吃饭，点了碗荞麦面。兴许是工作上遇到了挫折，她将头埋得很低，然后吃着吃着便开始哽咽。这可是吓坏了在吧台一头喝茶的袁牧也，可还没等他撇着眼角弄清楚状况，她便一个白眼儿杀了过来——“老板，怎么搞的！这面太咸了！”

袁牧也愣了一下，快步走上前，一边赔笑一边端起面碗闪身进厨房。他站在灶边，拿起小勺舀汤喝了一口。明明不咸啊！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给她重新煮了一碗。

良久，待袁牧也端着托盘出现在长桌尽头，已然不见了郑屿安的身影。只见桌面上放着一纸钞票，牧也晃了晃神，伸手将钱收好，坐在方才她坐的位子上若有所思般一口一口吸着面条。

牧也常常给郑屿安打折，屿安没有看账单的习惯，因此之前从未发现过。可有次郑屿安点了份套餐——一碗肥牛饭、一份天妇罗、一份炸鸡、一份海带外加饮料跟甜点，算下来一共才不到四十块。当袁牧也将账单双手奉上的

时候，屿安的目光不由一愣。她也不急着掏钱了，仰头便问：“老板，算错了吧？”

“折扣价。”牧也笑了笑。

郑屿安不罢休，幽幽问道：“你这是食材过期大促销吗？”

牧也满脸诧异地摇摇头。

她又问：“那你因为做不下去了要大酬宾吗？”

牧也加大了摇头的力度，像是欲乘风破浪。他在心里轻轻笑，这姑娘，怎么就不懂得见好就收呢？

姑娘顿了一下，坚定了目光，将杯中的酒水仰头干尽，接着用试探的语气问：“那……你是想泡我吗？”

没料到她竟如此直白主动，袁牧也目光怔了怔，低下头，嘿嘿一笑。

郑屿安见状，将一百块往桌上一拍：“不用找了！”

之后的三个周，他再也没见过她。

郑屿安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，带自己的项目，收入不低。她不同于这城市中身陷逼仄苦苦挣扎的上班族，满脸倦意，累得好听话都懒得说。她妆容精致，裙角带风，她习惯穿搭得体，极具自己的风格。有时候是衬衫配穆勒鞋，有时候西装搭牛仔裤，就连一件三十块的T恤，都能被她穿出自己的味道。

她在离“蘑菇家”一站路的高档小区租了间挺大的公寓，重新装修，连浴缸都是昂贵的设计师款。她认为自己工作如此努力，生活又如此艰辛，用昂贵的消费与惬意的居住环境慰劳慰劳自己好像也并不为过。

屿安大学时期曾在日本交流过一两年，因此对牧也的酒屋情有独钟。她说虽然这里的食物比不上京都的传统可口，可环境舒适啊，小小一间餐厅，装潢得有模有样，一到傍晚生意兴隆，人少的时候听着大和小调，吃面都能吃出仪式感呢！再说这里缓慢的节奏与白日里的繁忙琐碎相比，简直像是飘入了另一个宇宙。

因此，她常常下班便来店里吃饭，逢人多会跟大家一起谈天说笑摇骰子，如人少还能在牧也的特别招待下喝上一小壶梅酒。

牧也喜欢她，这个我最早知道，早到他帮她递纸巾的时候，他挖空心思给她准备小菜的时候，他用余光偷偷瞄她，暗自揣测小菜是否符合她口味的时候。这种时候，我一般都翻着白眼儿坐在吧台的另一头。

郑屿安来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日子久了，牧也不但随心意给她赠送小菜，还为她介绍自己的朋友。那时候的袁牧也二十过半，精力旺盛，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摇滚乐队，队友们都是大学时期的好友。他们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在这座城市留了下来，白天做普通的工作，晚上来“蘑菇家”聚会。餐厅大门前有一方足够大的空地，牧也时常摆桌摆琴，呼朋唤友，来店前喝酒唱歌。

因此，在“蘑菇家”的马路对面，你时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——在顶着虔诚十字架的塔楼底层，一群人喊着崔健，敲着架子鼓，而宽阔的落地窗之后，一个男孩坐在长桌一头翻着漫画，另一头，一个长发姑娘安安静静地吃着一碗乌冬。

当然，还有一个标配版骚气小姐端着托盘穿过人群，时不时随音乐左右摇摆着。

那个妞儿，就是我。

有天恰逢心血来潮，袁牧也创了道新菜式，挺骚气的名字，叫“极地恋人”。说是菜式，其实是一道餐后甜点，简单来讲就是一坨绿油油的抹茶冰激凌，顶部浇上一杯单份 Espresso。

那是个稀松平常的礼拜一，大概是糟糕天气作祟，我因为天昏欲雨导致精神颓丧写不出一个字儿，便从早到晚泡在了“蘑菇家”。袁牧也倒是没什么意见，他在后厨备菜备料，刚好留我在前门看店泡茶。

当我抱着电脑抖着腿，一路晃荡到后厨的时候，昏暗的灶台边，袁牧也正窸窸窣窣地搅拌着什么。他背对着门口，加上我的脚步很轻，许久，他都没察觉到我就杵在他身后不远处。可就在回身开冰箱的瞬间，他被吓了一大跳，惊呼一声，跟着向后退了一步，再夸张点，就差把大锅抛向半空了。

还没等他抱怨我“无影飘”的走势，我便先发制人道：“干什么呢！鬼鬼祟祟的！”

他看着我，丧丧的目光中带着 BlingBling 的贼光：“什么干什么？没看我正备菜呢吗？倒是你，躲到背后吓人，你想干吗？”

他的反唇相讥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：“备菜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营生啊！看你是在煮人头寿喜锅啊，还是在包人肉水饺？”说这话的时候，我身体用力向前倾，脑袋都快要伸到锅里了！

袁牧也一边小声阻挠，说着：“你干吗？要干吗？”一边将大锅往身子后面藏。可他藏得越深，我便越是想知道。

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，袁牧也终于手腕酸痛招架不住，甘拜下风。

他侧目说道：“是款刚学来的冰激凌啊！才研发出来的，还没冻好呢！”

“有这等好事儿？我帮你尝尝味道不行吗？”我说着，便要將手指往锅里戳，却被袁牧也一把抓住：“嗨呀别介！这锅……这锅是给客……客人吃的，你要尝的话，等一会儿冻好了我给你端一份儿！”

我一听，满心不悦拔地而起：“你这是在嫌弃我吗？客人？你说的客人，应该是郑屿安吧？”

袁牧也没否认也没回答，垂了垂脑袋，转身继续刚才未完成的动作——他将冰激凌液放入冰箱，然后确认好温度将门带上。

在突如其来的沉默中，我作悻悻状回到大厅。在落地窗前坐了一会儿，对着暗下来的屏幕发了个漫长的呆，突然觉得室内很闷，憋得我有点儿难受。我将电脑放入吧台，转身出门去街上晃……

那天下午我提着一兜零食回到“蘑菇家”的时候，袁牧也已经从厨房忙完出来了。我故意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只见他坐在餐厅一隅，翻着漫画喝着茶。

我推门进去，将环保袋放入吧台。正要在长桌边坐下，牧也端着小盘走过来：“看看这卖相，帮我尝尝。”

他将冰激凌塑成了蘑菇的造型，可不怎么用心。周边用巧克力碎做点缀，还没等我看清，一杯咖啡当头浇了下去。

紧接着，他动作利落地拿勺子轻轻一挖，送至我嘴边：“快尝尝看好不好吃？”

我点点头，与此同时翻着血淋淋的大白眼儿。

他兴致勃勃地挖起第二口，迫不及待地再问：“你觉得，郑屿安会喜